

效之，縮頸而食蒲葅，三年然後勝之。蓋是呂覽所記，其有無不可知也。鄉黨篇所載可以見之。然世之所傳，可以傳疑。若其嗜與不嗜，殆如大戶小戶之於酒乎。拙者性癖，有時吸之，若而人欲停之，未能。聊因循至今，唯暫代酒當茶而已。歟！非若西域幻人吐火誑人，是誠可憎可誅也。乃者三品羽林，源君賜赤土，蕘蕩幾多束一筥，厚荷之至，謝而有餘，赤土者君封國內之腴地，此草良產之勝區也。嘗之則尋常煙火食之所不及也，可謂神農所試之，吹咀耶。倉公處劑之刀圭耶。若進之文王孔子，則未知彼此孰取孰捨哉。今所言頗類，非無恐懼，然戲言出於思也。故捧滑稽之鄙詞，以期電矚之莞爾，頓首再拜謹言。

〔鷲峯文集〕

文五十二

戲答惡煙酒文

來書假設漂泊子清靜子故答之亦然

清靜子出，漂泊子顏色不平，侍童見而問曰：何為不平哉？漂泊子曰：清靜子偶來，怪余嗜煙酒，余為說其所以嗜之，彼述其無益而有害，其言如流，其辨如爛，余不能答之，然亦不能退煙酒，是以不平也。童曰：其言奈何？其辨奈何？漂泊子曰：彼匪嘗出於其口，既筆之於剡藤，名曰惡煙酒文。童曰：其文何在？曰：在案上。指示之。童展視曰：余為君解嘲，乃出門追之不及。於是呈一簡於清靜子曰：大禹惡旨酒，桀紂以是亡國，果其可惡乎？然周官有酒正，孔聖亦曰：酒無量，果不可惡乎？惡與不惡不在酒，唯是在人乎？煙酒亦然，不見彼俗客乎？其葉之纖，以畫牋包之，而他適出，自懷中，以漆雕器盛之，而代酒茶為待客之具，其管之美，以金銀為小皿，以容其葉，以彩竹為筒，以通其煙，其細口亦以金銀飾之，或鞍上携之，或市中提之，或花前吸之，或月前吹之，代鳥使以通蜂媒，如此者惡之而可也。若其方夜讀書，氣體倦勞，更闌燈幽，則一啜之間，破孤悶，攪懶睡，而一管之煙，謂之塵裏偷閑乎？謂之靜中同參乎？聊擬先儒之微醺乎？啜了而又啜，飲了而又飲者，抑其一盃一盃，又一盃一盃之彷彿乎？果是一椀重二三，四及五六，至七椀之流亞乎？如此者何必惡之哉？方今流俗，比比無家不蓄之，無人不携之，且往歲屢見韓客嗜之，其筆談之間，乃知國俗所謂多波古，是煙酒也。其廣布如此，今子雖欲惡而絕之，亦可得乎？自煙酒行於我國以來，考諸方書，未詳是為何草也。強以萑苳當之，疑其有毒，然未聞飲煙酒以中毒者。果其無毒乎？況其尋常朝夕所食，魚也。